

鸣钟人

老鉴 著



文匯出版社

鸣钟人

老鉴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鸣钟人/老鉴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496-0006-9

I. ①鸣…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016号

鸣 钟 人

著作权人 / 老 鉴

责任编辑 / 熊 勇

特约编辑 / 杨义侠

装帧设计 / 周 丹

出版发行 / **文汇** 出版社

印刷装订 / 苏州华美教育印刷厂

版 次 /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12.75

字 数 / 240千

印 数 / 1—5000

ISBN 978-7-5496-0006-9

定 价 / 29.00元

自序

成为一名作家，是自己年少时的梦想，但长辈为自己安排了报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稳定工作的道路。少年的我也未曾叛逆到非走文学这条路不可的地步，加之一直忙于应付各级考试，神经忍受着考分与排名的千锤百炼，梦想自然而然被束之高阁。

顺利考取了大学，呼吸到挣脱了考分束缚的自由空气后，内心中桀骜的一面突然占领了精神的阵地。坐在校园的草坪上，头顶的天空蓝得异常纯粹，耳边放着摇滚音乐，沉浸在各类书籍之中，渐渐成为了一名谈不上“合格”的理想主义者兼愤怒青年，对社会对人生开始有了独立的思考。但曾经有过的文学梦，此刻还在意识深处沉睡。想必，在各种现实问题还没有理清头绪之前，它并不打算给我增加额外的劳作负担。

毕业后，拥有了一份平凡的工作，一晃就过了10年。这10年来，艰辛有之，快乐有之，随波逐流有之，独善其身有之，过得不算平庸，但也够不上精彩，并没有多少值得拿出来炫耀的经

历。可能唯一不同于他人之处，就在于自己始终保留了理想主义的情怀，说是赤子之心也未尝不可。而大学时听过的那些音乐，更是时常将我的记忆带回到校园的那片草坪上，那股难忘的氛围静静地环绕着我，继续向我发问：你的人生，究竟意义何在？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始终与社会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在经历和目睹了太多的故事后，我懵懂感到，人生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为别人做些什么。之后，因了种种机缘，去年8月突然产生了写部小说的念头。想着人生可供挥霍的时间少得可怜，现在不写恐怕再也没有动笔的机会，哪怕这是一件极其辛劳，且未必能获得别人理解的事，也应该抱以珍惜的态度认真做下去，便牺牲了所有业余时间，一头扑了进去。

原本以为随时会卡壳，孰料刚一开头便一发不可收拾，写作过程仿佛是心灵的各个层面齐齐跳了出来，各自找到合适的面具戴上，旁若无人地表演起来。表演得好也罢、坏也罢，反正一股脑儿地倾泻而出，用了4个月时间顺利写完全书。

回想起来，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实在影响了写作的全过程。书中，我并未过于在意故事情节的曲折与否，人物关系的复杂与否，而是着力于对当下社会精神层面的反思，对人物的深度刻画，以及对2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折射。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还重新构造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梦境世界，种种肺腑之言，各种真情实感，都诉诸笔端坦诚书写了下来。

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希望社会能够从当下的一片浮躁中深深呼吸一口，稍许沉稳片刻；是希望为读者们寻回阅读的最重要意义和真正的乐趣；是希望能够尽到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份责任。无论目的有没有达到，至少我对读者是真诚且负责的——我深知文字的力量有多大，任何夸夸其谈的轻浮作品对读者都是种伤害，为此又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修缮——甚至放弃了我最爱的世界杯比赛——等到最终停下笔时，看看日历已感慨万千。

到了今天，它总算完工了，先容我长出一口气，却不可避免地想到，我童年时的文学梦想，应该重新拾起吗？

后来，在某个和编辑深聊文学至凌晨的月夜，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手握方向盘时突然心中一颤，车灯打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望着那片翻滚着浮尘的光影，我突然想到，或许在我身上真的有某种称为潜力的东西，可供我朝着文学的圣殿小心翼翼、认真真、亦步亦趋地奋进。

2010年9月9日凌晨

于苏州近悦斋



目 录

自序

序曲 1

上部

第一章	突如其来的怪风	11
第二章	雯说，勿来电	24
第三章	梦：凯斯监狱的逃犯	29
第四章	我礼貌地伤害了你	37
第五章	梦：灵塔	48
	给雯的邮件（未发出）	54
第六章	失而复得的幸福感	56
第七章	雯没有忘记我	66
第八章	梦：混乱的达卡坦集市	76
第九章	芸说，请相信我	88
第十章	梦：社会鸣钟人	103
第十一章	走下去，别停	113
第十二章	书屋里的吉他男孩	129
第十三章	在静穆的湖边找到芸	139
第十四章	插上拔掉的电话线	154
第十五章	梦：白色城池	169
第十六章	有多少人还会买 CD 听	175
第十七章	无足轻重的微尘	187

下部

第十八章	梦：英斯比旅馆的主人	203
第十九章	再见了，永远的朋友	216
第二十章	梦：消逝的长街	233
第二十一章	旁观只是逃避	239
第二十二章	新坐标	244
第二十三章	梦：斗兽场	255
	工作日志（摘录）	265
第二十四章	三月的流水账	267
第二十五章	报价单的秘密	274
第二十六章	梦：金色面具	286
第二十七章	墨，最后的欢聚	293
第二十八章	梦：塔中怪镜	302
	COCO 的日记	317
第二十九章	涂鸦画带走了回忆	319
第三十章	在同一屋檐下	323
第三十一章	梦：桃乐丝！	335
第三十二章	树重生了	347
	COCO 的日记（二）	361
第三十三章	告别	363
第三十四章	梦：来历不明世界之终结	373

尾声	390
----	-----

后记

序 曲

无边的森林压在视线远端，蔚蓝色树叶仿佛受着风吹的麦田，在对岸高低起伏，发出类似大提琴拉出的低沉呜咽声，旋律阴暗、沮丧。

我站在大河北岸，拿不准是否该涉水过河。漆黑的河水死去一般纹丝不动，宛如等待我涉足的陷阱。注视它片刻，眼睛和心脏竟莫名酸痛起来。

1

呜咽声越来越强烈，最后竟刺痛耳膜。

身后，红色的草地平整得无懈可击，只有我踩出的一条足迹延伸到远方，好似地毯上的褶皱。红色过于鲜艳，我仿佛闻到死鼠的气味。

黑色的河水、蓝色的森林、红色的草地，这个世界里用来标注物质特征的颜色与形态被错乱地组合在一起，犹如未完成的魔方。

草地与天空接壤处影影绰绰，骑兵正在追来。假如在此迟疑必定前功尽弃，只能继续前进。面对黑沉沉的河水，我深吸一口

气准备潜水，却闻见一股强烈的腥臭味，胃袋猛地抽紧，我忍不住呕吐起来。呕吐物掉下河，一点浪花都不溅起地沉入水底。

突然，河水如同马达般转动起来，一忽念的工夫便沸腾了。高速运转的河水掀起层层波浪，制造出一个个旋涡。无数的旋涡以同样的速率旋转、旋转、旋转，我顿时一阵眩晕。体内残余的力气随着旋涡的节奏不停地泻出，最后失去平衡，向大河跌去。

黑色迎面而来，在碰到第一朵水花前我竭力抬头——森林遥不可及，蓝色还未卷我入内，黑色便抢先将我吞噬。

水面抓住我的电光火石间，醒了！

心跳得厉害，渗出劫后余生的复杂心情。我心有余悸地想，倘若真的跌入黑色的大河会有怎样的结局？说不定意识将在水底永受煎熬。

幸好只是梦！

然而即便只是梦，也绝不值得庆幸。连续三星期，每周不定时地做两次同样的梦，在梦中一遍遍跌向大河——我怀疑自己虽然仍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但灵魂早已溜往别处。

情绪低落，我盯着墙角的健腹机出了会儿神，随后披上外套悄声走进厨房。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将冰冷的啤酒倒进胃里，在带着苦味的液体的安抚下，受惊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梦中胃的痉挛此刻演化成现实的饥饿感。冰箱里只找到半盒牛奶、一根黄瓜和一罐用去大半的番茄酱，其余都是冷冻的食物材料。半夜并不想做多少显得隆重的菜来吃，洗净黄瓜蘸着番茄酱就着啤酒一口一口咬嚼，黄瓜的清爽与番茄酱的酸甜夹杂在一起，又混着啤酒的苦涩，味道不知所云。用微波炉热好牛奶后却又失去食欲，关掉灯回到卧室。

重新上床，小心翼翼地钻进被窝。身边，芸左手露出被子，

睡得正香。黑暗里，她的呼吸均匀而缓慢。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进来，在她的手腕上反射出一层柔和的光。手腕下方2厘米处有块一元钱硬币大小的伤疤印在皮肤上，仿佛沉稳的版刻画。某天下午，芸曾向我讲过这处伤疤的来历：

“9岁和同伴爬树。那棵树长在家乡一个古老的院子里，树身粗壮，三个小孩环臂都抱不拢。奇异的是，树全身异常光洁，要不是树皮还具有正常的质感，树简直就是根活着的木材了。你能想象？”芸放下咖啡杯问我。

我看了一眼放在书架上的咖啡豆储藏桶，以之比较树。

她接着回忆：“因为树的样子太过奇特，家乡人对它奉若神明，日常有专人看护，连院子都不让旁人进。”

我哑然失笑。这样的树，地球生物漫长进化史上不知长过几棵？

“平日里，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不是丢沙包跳格子，而是爬树。一天不爬上几棵全身都不自在。痴迷到这种地步，别人也就不再客气，叫我们‘爬树党’。”

“爬树党？”我脑中闪过党魁身着制服爬树的场面，忍俊不禁。

“爬过的树不计其数，就连6米高的大树也不在话下，唯独这棵树没爬。一来大人将它看得死死的；二来如此光滑的树身，几乎不可能赤手空拳地爬上去。”

我想象人爬此树的情景，只怕爬不了半米，就会因无从发力无从支撑而摔下来。

“7月16日，我们又在琢磨爬树。方圆十里以内像样点的树都被爬过，再也找不到漏网之鱼。我不知哪根神经搭错，竟然提议去爬那棵树。大家居然也一致同意，一起跑到那个院子里。”

芸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手腕上的伤疤在衣袖中若隐若现。

“正是午后，大人们都在家睡午觉。我们溜进院子跑到树下围成一圈。近处看，树身毫无瑕疵，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威严感来。

本来是我带头，结果自己却傻傻地站在树前不知所措。”

“那就干脆离开岂不更好？”

“的确应该这样做，但那时我已无路可退。提议的人是我，在‘爬树党’中我又被公认为胆子最大。虽说才9岁，但我深明面子的重要性，一旦退却，今后势必矮人一头，所以决不能半途而废。”

“骑虎难下？”

“骑虎难下！”芸眼中蒙上阴影，“在同伴们的催促下，我只好先爬。慌慌张张地把手搭上树，一瞬间，周围突然失去了声响，似乎世界屏住了呼吸，从手指尖传来一阵树的体温……”

“树的体温？”我惊讶地问。

“没错，是树的体温，温暖、湿润，散发出热气。说来奇怪，那时我忽然就不害怕了。树的体温驱走了我的慌张，使我镇定下来。”芸沉浸在往事中。初秋的阳光从百叶窗缝隙中透进来，将她全身笼罩。

“原本担心这么滑的树没法爬，可树的内部居然产生了一股吸力，供我支撑，我竟然轻松地爬上了树顶——刚才忘了说了，这棵树并不高，三米四多一点而已。”

三米四高的树，要不是样子特别，也不会派专人看护吧。

“爬上去后，我发现树顶竟是个平整的年轮，由于被树叶遮住，站在树下是看不出的。年轮颜色苍白，上面有一圈圈蓝色的树纹。”

根据芸的描述想象树顶的样子——树进化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可能出了问题。

“但我并没有太在意它，树下的伙伴们正一片欢呼，纷纷招呼我快下来，有几位迫不及待地要跟着爬了。我得意地朝他们挥手，正准备离开时，却突然听到脚下传来一声叹息。”

心被什么抓了一下，阳光不知何时暗淡下来，咖啡的香味也

消失了。

“我吓了一跳，差点摔下去。叹息声从何而来？周围没有飞鸟，太阳好好地挂在天上。3秒钟后又传来一声叹息——声音似乎来自树。再过3秒钟，又是同样的一声，确实是树在叹息。”

我看看四周，音箱、CD、书架上的书都好端端地放在原处。

芸拨开滑到额前的一缕头发。“我坐在树顶呆呆地听，渐渐地意识到，树其实是在呼吸。”

“树在呼吸？”

“嗯，树一大口、一大口、再一大口、又一大口地呼吸着，就像这样：一、一、二、二——一、一、二、二，两声短波，两声长波。”

“它难道是树精灵不成？”我脱口而出。

“对，就是树精灵。只是没有眼鼻，皮肤光滑，不能走动而已。树下，同伴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一个男孩试图爬上来，可他根本没办法向上爬半步。他们轮流尝试，都是立刻便滑倒在地。如此闹哄哄地过了一阵子，他们不再爬树，围到一起轻声议论，不时还抬头打量我一下。迎接着他们异样的眼神，我心里跟着慌张起来。最后他们突然一哄而散，我来不及说一个字，就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树顶上。”

握住芸的手，她的手心里正不断渗出汗珠。

“只剩树陪我了。沉稳的呼吸伴着潮湿的热气，将我温暖地包裹起来。我舒服得想大声喊叫，叫什么都可以。”芸已经完全浸泡在往事的温泉中，脸颊绯红。

“朦胧中我竟坐在了自家床上，祖母坐在身边，她一边忙针线活，一边讲故事给我听。”

芸3岁时祖母就已经过世，怎么会在那时出现？

“不一会儿，祖母放下针线走到窗台边，出神地望着天空。过了半晌后转身盯住我。再后来一切突然消失，祖母不见了，屋

子不在了，连树的呼吸也停止了。只剩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天空。”

墙上的钟响了三声，钟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为芸的杯子续满咖啡。她连续两口喝完咖啡，“我想下地了，便顺着树干往下爬。起初非常顺利，树的吸力在帮助我。爬到树腰处我突然想，我为什么要离开这棵树呢？地下没有人等我，现在抱着的树是我唯一的朋友。这么想着，竟有种深深的孤独感从心底爬上来”。

“我不想下树了，决心重新回到树顶上去。可是刚作了这个决定，树的吸力就消失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摔了下去。”

我轻轻抚摩那处伤疤，感同身受。

“那吸力来自树的内部，现在想来应当是特意为我准备，它支持我爬上树顶，并拒绝了其余的同伴。可当我悬在半空，决定不再离开树的时候，这股吸力却消失了。树，忽然拒绝了我。”

她闭上眼睛，手掌冰凉，但还在继续讲述：“我当场昏迷，此后在医院里躺了几天，所幸没有大碍，只落下这块伤疤。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在质疑，树为何起初并不拒绝我，而当我决定不离开它时，却被它抛弃呢？与祖母的重逢也不断困扰着我，我坚信当时她是真的与我共处了一段时间，可她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段故事委实不可思议，我想象自己也被树抛弃，但立刻如触电般躲开——无论如何这过于荒诞，倘若不是由芸亲口讲述，我肯定不会当真。

“我恍惚了很久，一年后全家搬到另一座城市，在新的环境中我才慢慢恢复过来。”

“那棵树后来怎样了？”

“树被砍了，我离开家乡几年后，‘爬树党’里一位叫海的男孩写信告诉我，某天一批外地人突然出现，行色匆匆地砍下树就走。16岁时我回过家乡一趟，还特地去探望了树，只剩下半截树根留在荒草丛生的院子里。”

“树根现在还在吗？”

“两年间问过海，当时树根还在。后来家乡修铁路，铁轨经过那个院子，树根的下落再也没人知晓。”

听过这个故事后，我便开始做怪梦——在组合错乱的世界里重复跌向黑色的大河。梦魇折磨着我的意识和身体，几星期下来人瘦了一圈。

每次从梦中惊醒我就再难入睡。手表的荧光针正指在3点25分的位置，我重新披上外套，走进书房。

在书房里听猫王的音乐，煮好两杯份的咖啡后，又换上Matthen Lien的*Bleeding Wolves*。从书架上抽出新买的《瓦尔登湖》读，很快沉浸其中。

音乐不知何时停止了，抬起头，屋外有微微的光亮。走上阳台，东方天际线上一股淡白色正在膨胀。街口，一位妇女正在把煤气炉之类的物件从板车上搬下来，很快她就要在平底锅上烙煎饼皮。日出只是符号，新的一天其实是从早点摊开始的。

连打了三个哈欠，眼皮也搭拉下来。噩梦如病毒般破坏了我原定的生物钟程序，目前得赶紧收拾残局——再睡一觉好了。

关阳台门时带进一阵凉风，书房里的空气为之一振。把《瓦尔登湖》放回书架，将咖啡杯咖啡壶带进厨房，与仍在微波炉里的牛奶杯一并洗掉收拾好。关掉灯回到卧室，钻进被窝轻轻握住芸的手。很快，倦意如同姗姗来迟的祝福径直寄到大脑皮层下，带着日夜颠倒的迷幻感，我昏昏睡去。

上部 微尘